

風中柳絮水中萍

聚散真正兩無情

楊公

陽光懶洋洋地灑在實驗室大樓，照得每個莘莘學子都無精打采的。大三下是醫學教育的必然低潮，駝著沈重的顯微鏡步入實習室，那種「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殉道精神，更是低潮中的低潮。

每次期中考後照例有些老師要請不用功的學生去約談，套句流行的術語就是請你喝「沒放糖的咖啡」，身歷其境的人，事後都不約而同的有一種「狗感」，因為「罵人像罵狗」，不過像我這種名符其實的壞學生，在某一方面被人看不起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
那次期中考後的咖啡聯歡，被指名整肅的是方鳥、小河、張為美和我。方鳥號稱有「心」病，不能接受刺激故臨陣逃脫，事實上心病與心臟病是有很大的距離。小河藉口父母有病（其實是馬子）不遠遊拒絕出席，所以實際上只有張為美和我去「喝咖啡」。

張為美是系花，被公認是中山最有女人味的女人，她的一舉一動似乎都想迷死中山的臭男生。她習慣穿深色的洋裝有意無意地襯出雪白的肌膚；圓渾適中的身段，瓜子臉蛋兒配上一付俏麗柔情的眼神，著實迷人。尤其是梳得一絲不苟的秀髮上，每天必有一朵清香的小白花，更增加她的媚勁，難怪下課後，總有一些大小色狼圍著她吃豆腐瞎鬧，她也真有交際手腕，一會應付這個

，一會應付那個，弄得臭男生個個服服貼貼，考試時紛紛為她效犬馬之勞，或代作小抄，或星月專送考古題到府，或代借、代運顯微鏡（她居然沒有顯微鏡！），最莫名其妙的就是她連實驗衣都是臭男生送的。

儘管如此，却從來沒聽說她會和任何男生單獨出遊過，可謂風流而不下流，她的口頭禪是：「大家玩玩可以，要找老娘單獨 date，想哦！」一些臭男生被她賴回來後，還大肆宣揚，互相交換被賴經驗，一副「被賴甘如飴」的性變態心理。還有一些比她起碼小四、五歲的低年級小鬼，居然也邀她 date，真是教育失敗！

「真他媽的苦酒加咖啡，比不放糖的咖啡還苦！」挨完罵，走出病理室我對她抱怨。

「或許想培養我們以後挨病家罵的耐性吧！」她自我解嘲地說。

「也不知道那一個缺德鬼跟我一組，我到現在連一張片子都沒看到。」我忽然找到罵的對象

「你在罵我？」她瞪我一眼。

「哦？原來我們同組。」我有點抱歉。

「是啊！開學時，助教編組，我們沒來，所以編在一組。你都不來上課，我交給誰啊！」她解釋說。

原來我跟她一組！這可是「鬚鬚磨磨」的大好機會，於是我連忙抓題目作文章說：

「既然如此，下回期末考時，我們應該互相砥礪、砥礪。同為醫學道上的朝香客，既然有緣共聚一堂，理當在嚴肅的基礎上做友誼誠實的探討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想看片子，什麼時候來我的住處拿好了，反正我也沒時間看。」她應付性地說。

期末考前三天上午，我終於去張為美的居停找她看 slide。她正在打點行李，身著一套白色的娃娃裝，一掃往日的少婦風韻，呈現出少女的活潑與清新，她真是穿什麼衣服都好看。

怎麼還沒開始考試，就在準備行李回家了？」我故意笑她。

「我想去旅行。」她似乎意料地回答我。

「性格、性格。」我由衷佩服說。

「每次考前我都喜歡到處玩玩。」她很瀟灑地解釋。

「我來拿 slide，妳忙妳的，不打擾了。」我有點失望，本想和她一起研究功課的，想不到會如此，於是我拿了桌上的一大盒片子打算告辭，臨行前我禮貌性地問她：

「到那裏旅行？」

「嗯——」，她想了一下神秘地說，「很遠、很遠。」

「多遠？」

「阿里山。」

「妳一個人去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我可不可以去？」我忽然靈機一動。

「你真想去？」她睜大眼睛，很吃驚的樣子。

「看你一副逍遙狀，我也不想看片子了。」我丟開片子盒開心地說。

我們搭車到嘉義，再轉乘中午的光復號登山小火車直奔阿里山，把期末考的事推到補考再說了。

她是第一次來阿里山，而我呢？算是第四次舊地重遊，來一次長大一次。第一次來是小學時，胡里胡塗的只知道阿里山有個大神木；第二次來時是初中畢業旅行，楞頭楞腦的只曉得對日出鬼叫鬼叫；第三次來時就比較有學問了，知道去祝山觀日峯遙望玉山，在姊妹潭時會憧憬著將來和一個心愛的人，單獨徜徉於這個充滿南國鄉愁憂鬱色彩的湖畔，連歸去時，還記得在車站前買些青色的芥菜根回家沾生魚片吃，畢竟那時已是大學生了。

我以一派老阿里山的口氣向她解釋登山火車是走螺旋鐵路上山，在海拔八百公尺由熱帶進入暖帶，一千八百公尺以上則入溫帶，溫帶的特徵就是針葉林。小火車在暖帶的車站暫停時，有許多面微紅暈的小孩提著竹籃在叫賣桃子，淡紅色的果皮，與他們的臉頰相互成趣，不禁使我想起「人面桃花相映紅」的詩句，大約是作者愛上了山上的姑娘吧！猶憶中學讀這首桃花詩時，注釋

上說姑娘紅臉乃古人化妝喜抹胭脂，想注釋的人如果學過生理學，知道紅血球的特性，大概不會如此穿鑿附會吧！

「你怎麼都不來上課？」她一面啃桃子，一面問我。

「社會上的事忙。」我不喜歡人家問我這個問題，所以老是如此回答。

「什麼叫社會上的事情？」她追根究底地問。

「就像今天我們出來玩的事。」我巧妙地回答。

「你不怕被當？」她問得有點多餘。

「考試不過，可以補考，可以重修，而愛情與青春却是稍縱即逝。」我流裏流氣的說。

「這未免太划不來了。」她皺皺眉。

「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觀。」我強調說，「世界上其實根本就沒有對錯，無所謂是非，只有強制人家接受自己的意見，勉強別人接受自己的看法才是一種大錯誤。」

「你不要把一個單純的問題複雜化。」她很認真的說。

「妳不在乎被當，難道我會在乎？」我簡單地答。

「我被當大不了找個人嫁，你被當就只好當兵，或者失業。」

「求仁得仁，亦復何恨。」

「值得嗎？」她深沈地望著我。

火車在神木旁暫停五分鐘，終止了我們的爭辯。她感覺冷，穿了件米色連帽的運動裝下車，豎起了帽子，兩手放入上衣口袋，很像「在水一方」中的林青霞，飄曳一幽怨，宛若無根的水蓮。

神木站有二、三位職業攝影師在招攬生意，其中一名居然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新婚蜜月應該照張相紀念、紀念。」

「你去問我內人。」我順著他開了個玩笑。

「算了，我們都快離婚了，還照什麼相。」她竟也開起玩笑，並趁機擰我一把。

「這叫離婚紀念照啊！」攝影師打趣說。

「好吧！太太，過來照離婚相。」我拉她過來，摟住她的肩。

我們各留一份地址給攝影師，既然離婚當然就不住一起了，她用英文寫她的地址，我在心裏罵她洋。

從神木站出發，約十分鐘車程，就到了阿里山車站，年前的一把無名火把車站前大部份的商店、旅館變成廢墟，不復以前的繁雜與喧囂，益增世外桃源的蒼涼美。傍晚的阿里山為雲霧染成半透明的風景畫，我們踩著雲，沿著石階步行到賓館。

因為沒有預定房間，旅館只能給我們一間單人房，另附加一床。我向她做個抱歉的姿態，她尷尬地笑笑。

隨後我們順步到附近的名勝，三代木、千歲檜、樹齡塔、博物館，還有我曾魂牽夢繫的姊妹潭。

翠玉色的潭西抹上一層迷濛的薄暮，像幅彩色潑墨，很美。潭中央有一茅草編的涼亭，我們並肩駐足在亭內遠眺，是遐想？是追憶？是期待？

「所謂朋友與夫妻到底有什麼不同？」她困惑地問我。

「對不起，剛剛我是開玩笑的，請不要介意。」我想起在神木照相的事。

「有些人是朋友但不是夫妻，有些人是夫妻但不是朋友，很少有既是夫妻又是朋友的。」她若有所思地說。

「像剛剛我們既是朋友，又是夫妻。」我故意逗她。

「少來。」她推我一下。

「相愛的不能結合，結合的不再相愛，這就是人生的無奈。」我說。

「人生說穿了，不過是你騙我，我騙你，尤其男女之間更是如此。」她感慨地說。

「因為彼此騙來騙去，所以誰也不欠誰。」

「男女之間實在不該以欠字言之，果若如此，其情亦絕矣。」她似乎在辯解什麼。

「理想中的愛情應該是一種主義，也就是一種思想，一種信仰，一種力量，它是經久不變的，不過一般人冥冥之中總把婚姻當成主義，把愛情當成達到婚姻的政策，而政策却是應實際情況

而經常變動的。變動的政策，就當事人來看當然是一種欺騙。也因為把婚姻當成主義，愛情當成政策，所以很多人雖是夫妻，但不是朋友。」

「你未免把愛情學術化了。」她聽得有點迷糊。

「其實道理也很簡單，夫妻像數學上的兩條交叉線，相交在一點後必然分開，朋友像兩條漸近線，不能相交却永遠相近。」

「那為什麼人們却喜歡交叉線呢？」

「男女結婚是因為想消除彼此間的神秘感，可是神秘感消除後却又想去尋找新的神秘。」我講得很玄。

「你所說的神秘感就是指兩條線的交叉點？」她問得很含蓄。

「或許是，也或許不是，畢竟我尚未體驗到婚姻生活。」我聳聳肩。

「這叫象牙塔式的推論。」她指著我說。

「或許今天晚上就可體驗到婚姻的滋味。」我試探性地賴她。

「我們年紀也不小了，什麼事該做，什麼事不該做應該劃分清楚。」她老練地說，却掩不住盪漾的心。

在賓館吃過雲筍炒飯後，我們回到了房間，她說累，我幫她放熱水。

浴罷出來，她頭髮半掩，熱水浴使她面頰一片紅暈，圓潤噴火的胴體，在絲質白色的睡袍裏

曲線畢露，軟滑雪白的下肢更是誘人，剎時，我的慾火流竄於全身所有毛細管。

我瘋狂似的上前用雙手捧起她的臉，兩片唇重重地覆在她的唇上，她微顫地閃躲，但禁不住吹在臉上微熱、野性的鼻息，及挑戰性的刺鬚，漸漸地，不由自己的，肌肉鬆弛了，我左臂深入她的秀髮，圍著肩，右手順著曲線滑下，狂熱近乎殘酷地吻著她，像乾柴烈火，把一股熱流，經由舌尖送入她的喉，流入她的心，心把容納不了的熱情往上噴到大腦語言中樞，反射出欲仙欲死的呻吟聲。

次日清晨四點，旅館用電話催我們起床到祝山看日出，一夜沒好睡的我，推醒了假寐中的她。她羞澀地望了我一眼，翻過身拉著毛氈，把裸露的臂膀埋在裏面，低聲並不顯得愉快地說：「你自己去，我想靜靜。」

賓館的車子，在黑暗中沿著山路蜿蜒前進。

我會在遙遠的地方追尋我的幸福，想不到幸福却在自己的學校；我會在陌生的環境中尋覓我的理想，想不到理想却在自己設法逃避的地方。啊！情歸何處，這麼多年了，竟在南台灣一個高寒的山莊，找到了失落多年的情感。

玉山是祝山旁的高峯，在日出前從祝山望去，像極了一塊灰色的玉，難怪以「玉山」得名。

在衆人左等右盼下，太陽表哥硬是不肯出來，只放幾道餘光虛幌一下。旁邊的幾個外國人開玩笑說：「星期天太陽也要休息嘛！」

回到賓館，她已經換好衣服在等我了。一個早上，兩人又恢復到原先的拘謹，空氣中凝了一層尷尬的淡霧，一種患得患失的心理湧上心頭，使我顯得很不自在。

愛上一個人究竟應該是絕對的佔有，還是絕對的犧牲？如果是後者，那麼昨晚我的所做所爲當無愧色。真正的愛情應該是無私的、奉獻的，對於一個心愛的人，雖然我有機會肆意地去剝奪她、蹂躪她，可是竟然在最後一刻放棄佔有，寧願保持她的完美與貞操。因為我對她有期待，我真正的想要她，所以我盡力去維護她。世界上沒有一件具有真正價值的東西，無需熱情與自我犧牲就可得到。可是，可是，事情過後，爲什麼又患得患失？

用完早點後，我們到阿里山唯一的寺廟——慈雲寺參觀，早晨的木魚誦經聲縈繞山間，幾里外就可聽到，山中的太陽穿過參天的古木，幾道斜光射在廟頂上，禪機頓生。她走上殿堂，鄭重其事的擲下神杯，連擲三次才出現一反一正，然後拉支籤，到香火舖換籤單。她仔細讀了一下，連忙收入袋內，不讓我看，朝我做個鬼臉。

寺廟前有個噴水池，池內養有許多放生龜，我背著池水站直，過肩拋三個一元硬幣入水，仿效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，意思是生之年，還會再來，當然是跟她。她看著我直笑。

我們搭下午一點鐘的中興號下山，火車開前，我問她下次還想不想再來，她猶豫一下說，可能要好幾年以後吧！接著臉朝窗外若有所思的說：「人生有許多事情一經失去就是永遠失去了。」

到嘉義再轉火車回台中已是午夜十二點多了，在送她回居停的計程車上，她開心地問我：「明天怎麼考試？」

「管他的！」我不假思索的回答。

「你不是貓頭鷹？」她問我。

「考試時才是。」

「那你今晚好好唸吧！」她很快地說。

「每次考試都是考前一晚才開始翻翻，背些考古題應付、應付。」我心不在焉地說。

「你還算用功嘛！像我都是當天早上才唸，有時連考兩科，我沒辦法只好提早交卷，趁下課空檔胡亂唸一下。我媽就常說，以我的唸書方法，一年可以讀完一個大學。」她風趣的說。

「爲美，」我握緊她的手，「真正的人生有許多事情一經失去就永遠失去了嗎？」我心中盪起了一片模糊而又傷感的幸福。

「我很感激你對我的體貼、信任、維護，我真的很感激你使我能自在地飛翔，無牽無掛。」倚在我肩上低語。

「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？」我急切地問。

「情感的事情，不是單純的是非題。」她搖搖頭，褪下無名指上的白金戒指，微帶哽塞地說

，「留著吧！永遠回憶阿里山上的每一刻時光，那也許是我們生命中最光輝燦爛的一刻。」
「嫁給我吧！」我注視著她，面帶深切的摯情。

「我們下次再談。」她依入我懷裏，把面頰緊緊貼在我的胸前，悄悄地塞那張籤紙給我。
×××

一連一個禮拜我沒再見到她，才知期末考她缺考。暑假中，我每天忙著準備補考，一個失眠的早晨，在中央日報的刊頭下，讀到一則海外結婚啟事，地點在加州聖克里門教堂，新娘是張爲美。

「風中柳絮水中萍，聚散真正兩無情。」正合那支籤。

(第二十五期)